

玄覽堂叢書

第一〇九冊

玄覽堂叢書

卷之四

孤臣紀哭

崇禎癸未進士孤臣程源泣血紀

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會試榜放。首陳名夏。源列一百四十二名。出于宮庶方公坦菴諱拱乾之門。九月十四日。廷試。賜楊廷鑑。陳名夏。宋之純。進士及第。源列三甲二百四十一名。

先是賊自中州入楚。荊州襄陽諸郡皆望風逃。長江一帶。上自巫峽。下至蘄黃。無子遺。賊蟠據楚豫。

卽此部役
過索二字
已盡時弊

之間。浸浸乎有窺關中逼金陵之意。廷議以秦督
孫傳庭孤軍出關勦賊。識者有隱憂焉。源嘗對宰
相言之。殊不謂然。

十月初五日。源具疏請表母卞氏節。本月十五日
得

旨下。部時部役過索未覆。

是月內。催孫傳庭出關戰賊。匿精銳。驅難民誘敵。
斬獲皆吾人。傳庭志益驕。其疏云。有自賊中迴回。

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必掃清豫楚。不以一賊遺。

君父憂而不知皆賊間也。源造宰相言之。但唯唯而已。月終傳庭果以覆師聞。京城大震。僉謂賊必渡清。

廷議以宰相魏藻德視師河上。源復具疏。其畧曰。臣聞

主憂臣辱。古今之通誼也。值今

聖明御極天下豈有難爲之事。顧空言則有之。而實
事竟少。突于垣。寇嘯于室。俄而報捷。俄而失師。
重煩我

聖明大慮。則以本謀之未立。而見之未遠也。臣請折
衷天下大勢。與狡寇本情。而次第謀之。今天下大
勢。以西北制東南。以東南奉西北耳。乃者寇起中
州。據我腹心。圖我荆襄諸郡。扼我上遊。夫中州之
隔

神京限以一河也。荆昌之去陪京只十五日也。而不
敢卽窺者。臣以爲賊之計狡也。計賊渡河必背顧
秦蜀。窺南又不便騎射。以爲漸圖秦蜀則可以安
意渡河也。南圖淮楊則陪京孤注也。此二策者。安
危係焉。何可不急圖之。頃者孫傳庭以數萬之師
搏數十萬之劇賊。孤軍深入。數以捷聞。臣嘗對所
知曰。此誘敵也。今果以憤師報命矣。夫撫臣豈非
一擔當之臣也。然而兵有犄角。有牽制。有應援。有

飛兵事如
指諸掌景
智囊未能
遽過

虛實豈可以數萬之師搏虎狼于穴哉。臣聞王剪
之伐趙也。請兵六十萬人。漢高帝之困項羽也。必
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蓋多寡之數。強弱分焉。彼
已見焉。今寇雖非楚趙之比。而國家全勝遠過漢
秦。然殲大寇。必大舉。欲大舉。則必召數十萬之
師。八面齊集而攻之。以分其力。誰應援。誰聲實。誰
牽制。誰批腹。着着炤應。使之疲于奔命。救接不暇。
然後可一鼓而殲之。蓋賊之所忌者。分也。我之所

侍者合也。聞楚郡僞官請兵于賊，不許，則賊之所忌可知也。今議者又曰：賊必渡河也。臣愚以爲賊必不遽渡河，但恐秦兵新敗，賊必乘虛而攻，使傳庭而憑關固守也。俟賊頓師城下，智盡能索，師老力疲，而後議取之，猶可爲也。若以新敗之衆開關延敵，膽恒心怯，必致奔潰，萬一寇闖關而入，三秦一主，賊得箠力渡河，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此臣之所爲痛哭以請也。伏乞飛勅傳庭，閉關櫻城，勿事

朝廷不省
宰相不省
中樞不省
亦未如之
何矣

知其不
而猶使

浪戰天下幸甚書奏不省傳庭果開關延敵賊伏
精銳關前引傳庭出遂奪關而入三秦遽失秦中
死義者傳聞撫臣馮師孔知縣吳從義等三人方
伯陸之祺而下俱相率從賊痛哉

十一月因秦警以余應桂爲秦督李化熙爲三邊
督時應桂在都門聞命驚懼日夜泣中樞不以聞
強之前至晉中一無所爲但逡巡河上而已晉撫
蔡懋德亦孤立無應援三晉失備

虛心請教
一班木偶
以國事僥
倖可恨

十二月源具防河勦寇十款其畧曰臣聞居得爲之地盡瘁以靖亂者大臣之事也居不得爲之地忘身以進言者小臣之心也昔漢當承平之世書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况今天下亂形已成民心將二矣漕糧將乏外解將不能至矣虜將逼關寇將渡河

神京孤注矣言戰無以爲戰言守難以爲守臣以爲及此時一一而速圖之猶能自立也能自立然後

可以議恢復。此機一失。如旣燼而責救火焉。則東
南西北之局俱無是處矣。此臣所爲痛哭而請也。
其一曰。今死賊之據秦而下我嚴城之速也。假仁
義以誘之也。其實小民受

國家三百年培養以來。以榆林之戰推之。其心何
嘗一日忘本朝也。迫于死而動于利耳。我誠欲收
民心。豈在乎虛文哉。必有實政以感之。

陛下誠能下尺一罪已之詔。且分別東南境土。凡被

寇之地暫免正供。現在之地悉免加派。則小民曰
曰。

國家多事如此。而猶我民之依依也。必感奮死守
矣。况楚豫民已剝膚急追逋逃。未必應也。山右爲
神京三輔。過督之思。走險矣。則民心當收者一也。其
二曰。民志定。能致死。勿去。而後可以言禦寇禦寇
不可。浪戰計必防河。然而二千里之河。豈能處處
而防之。非均酌道里。分屯扼要。如崞山蛇勢。不可。

然而太分則力單。太遠則缺多。相去寥濶。無從燎
管計。必沿河一帶多設烽火。如戚繼光傳炮之法。
可也。而接應巡邏。又當多建飛舸。大設火箭神鎗。
于上結水寨爲犄角焉。則往來捷疾。可以救援。可
以截殺。于以擊。半渡而備不虞。庶無誤也。則防河
宜備水戰者二也。其三曰。河防備又當謀善後。夫
孤軍河上。後勁無聞。古者行師大忌也。是必設兵
于太原平陽之間。爲聲勢應接之計焉。蓋太原東

控井陘。南攝沁水。接壤平陽。西北鄰延塞。大同。京師之藩蔽也。而平陽之西南。俱界黃河。東引澤州。北阻汾陽。又太原之門戶也。誠當用宿將。練土兵。積糧藁。增樓櫓。具火攻。爲必不可動之勢。以爲河上聲援。而防河之師。庶有據。繇此而山右郡縣。城守戒嚴。亦如之。則金城百二矣。故河北之守。宜詳者三也。其四曰。守旣詳。而後可以議攻。請召天下之兵。捐各省之糧。以給之。蓋各省之糧。與其阻于

賊而不能入。不如卽以之辦賊。然而兵有奇正。固原者。挾賊之腹心者也。寧夏甘肅者。拊賊之背者也。所當卽下。

明綸遣使懸賞。指授方略。冒險以固其心者也。漢中者。川陝之襟喉。賊之後門也。所當速召兩川之精銳。且屯且攻。以牽其後者也。東都河南者。賊之左腋也。所當勦降土寇。安集遺黎。設鎮將于汴楚之間。俾之練土著。備扼塞。給牛種。廣屯田。以封潼關。

者也。夫我患無餉。彼亦豈能空腹而戰哉。惟其如是。而賊後不敢窺川。前不敢渡河。左右不能越楚。豫一步。坐數十萬。烏合之衆。食于一隅。自斃之道耳。我乃用間出奇。內外夾勦。一鼓而殲之。此百不失一之算也。故能守而後能戰者四也。其五以淮上設兵。南近北遠。欲于濟南駐兵。以防阻隔。亦爲要著。不及多載。書奏不省。

是月二十九日。賊從沙渦渡河。黃河天塹。督臣余